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 第一一一回 柳青倒取蟠蛇嶺 蔣平大戰黑水湖

《西江月》曰：世上般般皆盜，何必獨怪綠林。盜名盜節盜金銀，心比大盜更狠。為子偏思盜父，為臣偏要盜君。人前一派假斯文，不及綠林身分。

且說蔣四爺與吳源水中交戰，岸上的胡列、楞史他們追殺嘍兵，把那些餓嘍兵追的東西亂躡。大漢龍滔、盧爺、徐三爺撿刀。敗殘的嘍兵跑上山去：「報與眾位得知，我家大寨主與那些人交手，把他們兵器俱都磕飛。」柳爺說：「聶賢弟下山，把這些人給我拿上山來。」聶寬就不敢答言。分水獸鄧彪說道：「大寨主不知，聶賢弟早路的本領有限。若要捉拿這些人，我願前往。」柳爺把眉一皺，說：「靠著米麵客人有多大本領？」

再說也都把他們的兵器磕飛了，如赤手空拳一樣，聶賢弟還拿不了來？我不願為寨主就為這個。難道說我還不如你們的韜略？還是你當大寨主罷，我不管這山上事了。」說的分水獸鄧彪羞的是面紅過耳，趕緊一躬到地說：「從此再也不敢了。」混水泥鯁說：「寨主不必動氣，待我出去。」隨即提了一口刀出去。不然，這個節目怎麼叫倒取蟠蛇嶺？是柳爺在裡頭以為內應，他們在外往裡殺。柳爺在裡頭使招兒，這就為倒取，明知這米麵客人是蔣爺，不知道那些人是從何處搬來的助拳的，怎麼搬來的這麼快呢？

混水泥鯁出去的忙利，死的快當。有一嘍兵進來報：「聶寨主被他們殺死。」鄧彪說：「如何？他也是陸地本領。待小弟出去與他報仇。」柳青說：「不用。我一句話要了聶賢弟的性命，還是我與他報仇。」鄧彪也就不敢往下再說了。柳青他那個刀已然是有人給他搶進來了，如今還是拿著他自己的兵器。鄧彪也拿著自己兵器。柳爺問：「幹什麼拿兵器？」鄧彪說：「跟著寨主爺去。」柳爺說：「賢弟，是你與他報仇，還是我與他報仇呢？」鄧彪說：「還是寨主與他報仇，兵器我不得不拿。」柳爺說：「這麼幾個米麵客人，還值得兩個人出去？我也不是說大話，今天索性叫你瞧瞧我這本領。你不用拿刀。」鄧彪暗想：「近來寨主怎麼這麼大牌氣呢？」卻也無法，受過他活命之恩，只可就不拿兵器。

柳青吩咐一聲，齊隊下山。那隊那能齊呢？只可繞著蟠蛇嶺往下一走，到了平川地，就看見眾位。分水獸鄧彪想不到有陷空島人，一瞧類若是胡列。胡列叫道：「那不是鄧大哥嗎？」這句話未曾說完，「撲哧」一聲，分水獸就躺在地下了。原來是柳青在前，鄧彪在後，走著走著，柳青一回手，就在鄧彪的前胸上使了一個靠山，只聽「撲哧」一聲，分水獸鄧彪就躺在塵埃。柳爺搭胳膊擰腿，先把他捆上，紋絲不能動，然後拿刀威嚇眾嘍兵：「來，來，來，那個不服，咱們就較量較量。」話言未了，那些嘍兵跪倒蟠蛇嶺下，苦苦的求饒。柳爺隨即開發說：「那邊是開封府的老爺們，過去就饒恕你們。」眾嘍兵過去，跪倒塵埃，往上磕頭，一齊說：「我們都是安善的良民，被他們裹來，不隨就殺，貪圖性命。今見眾位老爺，求施恩就是了，我們都不是當嘍兵的。」說畢，大家磕頭，直是一群乞丐花子。盧爺瞧著也不忍，說：「便宜爾等，饒恕你們性命，仍是各歸汛地去罷。少刻拿著鬧湖蛟，在分賊庭相見。」

盧爺一瞧，有一個人旁邊跪著，一瞧是胡列。盧爺明明知道他是給分水獸鄧彪講情，竟不理論於他，過來與柳爺說：「賢弟受驚了。」柳爺過去行禮，說：「眾位解救我，活命之恩。」徐慶說：「自己哥們，那說的著！」柳爺問：「我們山中那個大呢？」

盧爺說：「在湖中與老四交手呢。」後出來那個小呢？」徐慶說：「讓我宰了。」說的可就是混水泥鯁聶寬。不然，怎麼說出去的忙利，死的快？一見面，就讓徐三爺結果了他的性命。似乎此就不細表，一句話說過去。有話即長，無話則短。

再說柳爺問盧爺：「怎麼來的這麼巧？」盧爺把自己事，將長將短對著柳爺說了一遍，又說：「柳爺在山中怎麼得脫的活命？」柳爺這才一回手，指著分手獸鄧彪說：「大爺，難道不認的他嗎？」盧爺一看，說：「好！他也作了山賊了，今天就是非要他的性命不可。」柳爺說：「大哥別要他的性命，要非此人，我焉有命在？你要了他的性命，我不算是負義之人嗎？」分水獸說：「大老爺、三老爺，我實出於無奈，才在山上。」

柳員外知道我的事情。不敢回家，怕讓老爺們生氣。我走在黑水湖，讓他們截上山來，吳源愛惜我，要與我結義為友。『明知不是伴，無奈且相隨。』占住此山，得便之時，再想個脫身之計。不料山中清苦，連飯都沒有，我勸他早晚之間散伙。可巧柳爺來到。

就求大老爺、三老爺格外施恩，饒恕於我。」盧爺旁邊還跪一個人呢，可就是胡列，早在旁邊跪著呢，說道：「大老爺、三老爺也知曉我們兩個人是盟兄弟，我二人皆是一招之錯。二位老爺既肯恩施格外，饒恕於我，還求二位老爺開天地之恩，饒恕我盟兄。」

又有柳爺在旁邊苦苦解勸，盧爺這才點頭，連徐三爺也說饒了他們罷。柳爺讓胡列去把鄧彪解開，過來與盧爺、徐三爺磕頭。徐三爺給鄧彪與大眾見了見。鄧彪又過來給柳爺道勞，又奔到盧爺跟前說：「我家四老爺與賊交手嗎？」盧爺說：「正是，在水中交手呢。」分水獸說：「我四老爺力氣敵不住那個人的膂力，此處現有我與胡列，何不下水中去幫著四爺，不然，悔之晚矣了。」盧爺說：「不用。你還不知道你四老爺那個水性，還用你們幫著？就在此處瞭望罷。」鄧彪一聽，諾諾而退，靜看著水面。

吳源往上一翻，「哇呀呀」的吼叫，忽又往水中一沉。再看他往水中一紮，「滑」的一聲，那水就是一片血水相似，只見吳源在水中紮下去了。盧爺以為是蔣四爺在水中沒有命了。就見吳源再往下一紮，又往上一翻，嘴裡頭罵罵咧咧，東瞧西看，找不著蔣四爺，復又紮在水內。盧爺也瞧不見蔣四爺上來，以為必是死在水裡頭了。再見吳源復又上來，吼叫的聲音各別。盧爺見他上來整整的三次，蔣四爺一面未露，再瞧黑水湖如紅水一般。你道什麼緣故？蔣爺要死在水中，還是那話，就不用破銅網了。蔣爺固在水中一瞧賊人的水性甚好，又能在水中睜眼，蔣爺直不敢和他交手。若是讓他拿青銅刺掛住自己，就得撒手；要是再拋了兵器，更不是他的對手了。忽然想起個主意來，就是這麼一招兒，行就行咧，不行就完理。淨瞧他這眼力，要比自己看的遠，就輸給他了；要比自己看的近，就贏了他了。怎麼就會試出他的眼睛遠近？蔣爺同他繞彎，就圍著他繞圓圈，越繞越大，先離七八尺。吳源抱著青銅刺，瞪著兩隻眼睛看他，他繞在那裡，拿眼光跟在那裡。蔣爺一蹣水，「唵」的一聲，出去了兩丈開外，吳源還瞧著他。蔣爺暗暗的心裡著急：若要三丈開外，自己就瞧不見。焉知曉就在兩丈四五，吳源就不行了。

蔣爺就知道行了，贏了他了。吳源還心中納悶哪，暗道：「你同我繞彎，難道說你還跑的了？你跑的那裡，我老瞧著你往那裡去。」他可忘了，遠啦瞧不見了。他見蔣爺一蹣水，往南去了，他可就瞧不見了，他也蹣水往南。蔣爺望著西北出去了三丈，他往上一翻，他以為蔣爺必是翻上去了。趁著他往上翻的時節，蔣爺一蹣水撲奔前去，就打他腳底下往上一鑽，抱著刀往上一紮，紮在那裡，「撲哧」一聲，正紮在腳心上。對著山賊往下一蹣水，蔣爺往上又一紮，兩下裡一湊。蔣爺往回裡一抽刀，又一蹣水，「唵」的一聲，就是三丈的光景。吳源露出上身，怎麼會不嚷呢？又往水中一紮，水面上就是一道子紅。吳源到水中仍是不見人，再往上一翻，整整的三次。吳源雖勇，也是禁受不住，復又上來，將把身子露出水來。蔣爺的刀衝著肚臍之上「撲哧」一聲，紮將進去。要問吳源的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